

乘隙而入



〔苏〕阿·柯达莫夫 著

李家云 黎鉴堂 王殿凤 译

乘隙而入

作家云
黎锦堂 王殿凤 译

〔苏〕阿·阿达莫夫

南海出版公司

1990·南海

АРКАДИЙ АДАМОВ
ИНСПЕКТОР ЛОСЕВ

莫斯科作家出版社 1985 年版

乘隙而入

作 者 [苏]阿·阿达莫夫
译 者 李家云 黎莹堂 王殿凤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张 杰
装帧设计 少 羽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7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

印数：1—6000册

ISBN 7—80570—061—3/I·27

定价，6.20元

主要人物表

维塔利·帕夫洛维奇·洛谢夫——莫斯科刑事调查局侦察员。爱称：维捷克。

伊利亚·扎哈罗维奇——受伤退役的老侦察员。

沃洛佳·丘贡诺夫——出租汽车司机。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茨韦特科夫——莫斯科刑事调查局局长。

克拉西科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列哈）——杀人凶手之一。爱称：廖沙、廖申卡。

瓦利亚·杰尼索夫——莫斯科刑事调查局侦察员。

穆扎·弗拉基米罗夫娜·列斯诺娃——莫斯科一家小饭馆女服务员，丘马的女友。爱称：穆佐奇卡、穆兹卡。

索夫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外号丘马——杀人凶手。爱称：科利卡、科利亚。

尼娜·斯克沃尔佐娃——小饭馆女会计。爱称：妮诺奇卡。

彼佳·舒赫明——莫斯科刑事调查局侦察员。

格维玛尔·伊万诺维奇·谢曼斯基；经济犯罪集团成员，在莫斯科被丘马等杀害。

维克托·阿尔先季耶维奇，库普列依奇克——某工厂供应科长，经济犯罪集团成员，家中字画被盗。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萨韦利科夫——发生盗窃、杀人地段的警官。

帕沙·梅谢里亚科夫——领导侦破住宅盗窃案的侦察员。

托利亚·阿尔韦金——出租汽车司机。

列夫·伊戈纳季耶维奇·巴尔西科夫——杀死谢曼斯基的主使人，经济犯罪集团首犯。

维克托·伊万诺维奇·奥卡耶莫夫——尤日诺莫尔斯克市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副局长。

埃迪克·阿尔巴雷——莫斯科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侦察

员。

舍尔申·斯捷潘·伊万诺维奇——住宅盗窃犯之一。

加夫里洛夫·伊万·斯捷潘诺维奇 住宅盗窃犯之一。

格利·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尤日诺莫尔斯克市成衣店经理，经济犯罪集团主犯。

达武德·马梅多夫——尤日诺莫尔斯克市刑事调查局侦察员。

维克托·阿纳托利耶维奇——检察院负责盗窃、杀人案的侦察员。

0059/03

第一章

圈套

今天是星期一，我正在书写文件，突然电话响了起来。

“我是洛谢夫。”我摘下话筒说。

“我是沃洛佳，你知道吗？是丘贡诺夫。”

“啊……啊，”我轻松地笑了。“怎么不知道，你好。”

沃洛佳·丘贡诺夫是个出租汽车司机，而且是个水平很高的驾驶员。我们和他是在大约一年以前认识的，那时我们在夜间乘他的汽车（在最紧急的时刻我们意外地碰上了它）追捕几名大胆盗窃的犯罪分子。那一次沃洛佳不仅在驾驶汽车方面显出他是一个行家，而且在其它方面也很出色。

“你听听发生了什么事。”沃洛佳激动地说道。“我在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让这个家伙上了车。他说：‘拉到可以吃午饭的地方。’我对他说：‘在车站这里就可以。’他说：‘不过我想花钱吃午饭，可不是用自由来换。’你明白吗？”

“他是外地人吗？”

“啊哈。他还问过：‘你能找到过夜的地方吗？住一夜我给50卢布，不过要干净，先送我去吃午饭。’为了有备无患，我把他送到离你们近一些的地方，送到‘巴库’饭店。他现在正在那里吃午饭。对他怎么办？”

“可你打算把他送到哪儿呢？”

“没地方去！你怎么啦？我哪儿有这种地方？可是我从内心感觉出，不能放走他。我担保，这个坏蛋干了点什么。我好象觉得多半就在莫斯科。”

我十分激动地考虑怎么办才好。没有时间跑去找人商量了，在这个小伙子身后，可能拖着一条严重、危险的尾巴。而和他相见要尽可能自然并且显得对他没有任何危险。我想起了一个地方，一个完全适当的地方。

“沃洛佳，”我说道：“就把他送到那个地方。”

我慢慢地把地址口述给他，又补充说：“我亲自在那里见你们。你只是不要特别着急。你问一问伊利亚叔叔。”

“明白了，”沃洛佳高兴地答道。“我们过半个小时开车。”

“这太好了！再见。”我挂上了话筒。

我想了一下，看了看表，又打起了电话。

我现在是给伊利亚·扎哈罗维奇打电话。六七年前，他曾经在我们这里工作，也是在库兹米奇的属下。可是有一次他和同志们一起伏击，受了重伤，他虽然勉强摆脱了死神，却不得不同我们这号买卖分手了。

伊利亚·扎哈罗维奇兴致勃勃地听完我的话后，马上一切都明白了，并简洁地说到：“清楚了！来吧。有条件。”

我向库兹米奇请求派车，三言两语向他说明了是怎么回事。

我们驶向莫斯科郊区，在列宁大街尽头，差不多快到科尔策沃路时。汽车在一个大楼入口处附近停下来。电梯无声地把我送到第12层。

伊利亚·扎哈罗维奇亲自给我开了门。我马上笑了起来。他在哪儿找出这种裤子，这样的衬衫呢！在前厅里整个屋子的

一角摆满了空水瓶和酒瓶。可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呢？

伊利亚·扎哈罗维奇满意地哈哈大笑。他十分满意我对他所产生的印象。

他把我领进房中，环视了一下那杂乱无章的房间，用一种满意的声调说：“你看到了，1小时之内我布置得环境如何？”

不错，伊利亚·扎哈罗维奇不辞劳苦，显示出极大的创造性和想象力。顺便说一下，他不需要想象，20多年的侦察工作经验足够用了。

我脱下了上衣，摘下了领带，解开了肩挎的手枪皮套，把它和其它物品一起藏到柜子里。在当前的情况下只要求确定，我们碰到的是个什么样的坏蛋，同时注意弄清楚他的面目，这个小伙子在不在追捕之列。

这时伊利亚·扎哈罗维奇用批判的态度审视着桌子，桌上铺着一条几处被烟卷烧破的脏漆布。漆布上直接乱放着切开的香肠、几块面包，一桶打开的罐头和一瓶没喝完的酒；这里还乱扔着香烟、火柴和油污的旧扑克牌。总而言之，看起来，一切都象那回事儿。可是伊利亚·扎哈罗维奇若有所思地搔了搔耳朵后边，到厨房去了，他在那里拿来了一角随手扯下来的报纸并在这角报纸上写了一些歪歪扭扭的字，然后，一面欣赏着它们，一面满意地说：“记住，你已经输了我50卢布。”

正好这时前厅响起了铃声。

伊利亚·扎哈罗维奇去开门。

我听到了前厅传来的脚步声、沃洛佳激动的声音、伊利亚·扎哈罗维奇的唠叨声。不过听不到第三个人的声音。啊，不！第三个人的声音沉闷，听不清。

所有的人终于来到了房中。

哈啊，瞧这个怪人！完全是个小方墩子。大概，比我矮一头。一张并不十分愚笨的面孔，两只警觉的眼睑肿胀的细眼，上面低垂着一双浓眉，整个脸仿佛往宽里伸展，那里一切都是粗大的——鼻子、嘴、耳朵、十分肥大的双唇，都投入眼前。不，我几乎深信，这个小伙子不在追捕之列。可是为什么他避开火车站的饭馆，为什么惊慌呢？

“坐，小伙子，坐吧。不过不要把椅子弄坏了。”这时伊利亚·扎哈罗维奇高兴地说。“要是有钱，你就是客人。不然，你就碰碰运气，运气会自己送上门来。最不济你输个精光一走了事。”他笑着向扑克牌把头一点。接着把我介绍给他们：“我的挚友，维捷克^①。我们刚开始，可他已经输给我50卢布了。他几乎没有喝酒。哦，够朋友，是不是？”

“为了和你的友谊，伊利亚大叔，再多输点也可以。”我狡黠地眯缝起眼睛，向客人转过身去。“我们怎么称呼你呢？”

我的目光是警觉的，甚至是怀疑的、探索的，总而言之，是“认真的”目光，其中一点和蔼可亲的样子也没有。让他感觉到，他不是碰到了新手，不是碰到了“傻瓜”，让他自己来讨好，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让他自己证明，在这伙人里他是什么人，和他应得的地位。

“列哈。”他闷声说道，伸出了他的手。

“坐下，列哈。”我哂笑道，推开了他的手。“伸得还早。你最好说说，你还有什么绰号？”

“要是你叫维捷克，那么我就是列哈。”他又闷声说

^①维塔利的爱称。——译者注。

道。

“我们最好为相识先干一杯。你不会反对吧？那时我们再看看是怎么回事回。”

“好吧，”列哈表示同意，而他那一双厚嘴唇笑得几乎咧开了，“为相识可以干。”

“廖申卡^①，”伊利亚·扎哈罗维奇一面倒酒，一面教训地说：“你懂得规矩吗？既然是你到我们这里来，那就要由我们提问题。而你的事就是回答。”他又指着酒对沃洛佳说：“你怎么样？”

“绝对不行，伊利亚大叔。”沃洛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该走了。我还有半计划没完成。那么说，我的主顾很满意？”他高高兴兴地向列哈眨了眨眼。

“要是自己人，那他就会满意。”伊利亚·扎哈罗维奇含混地答道。

沃洛佳走了，而我们继续我们的酒宴，不时地向列哈提出问题。然而，这一点也不使他感到惊异和紧张不安，看来，他是知道“规矩”的。

我们渐渐知道，列哈是外地人，他在不久前到莫斯科，并且到了他在此之前一直住的地方，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了。因为他在莫斯科那里和一个什么人算了帐，并且现在由于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乱子。

“弄糟了？”我认真地问道。

“似乎……”列哈皱眉答道，我好象觉得他自己也不满意他所编的。

而我内心中不由己地紧张起来。难道是杀人了？在什么地方，杀了谁？可是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应当直截了当去提

^①列哈的小称——译者注。

了。我们目前什么也不知道。可能这，只是登在明天的城市日夜新闻报道上。当然，立即拘留是无益的，他会立即否认他自己的话，反正我们现在什么也证明不了，过一个小时我们就只好把他放了。立即逮捕列哈不仅无益，而且还是愚蠢的。我们只要一放了他，他立即会隐藏起来，从莫斯科消失掉。而当我们终于知道他所犯的罪行时，当我们收集到任何一些罪证时，列哈本人已经远遁它方了。再说，他是犯了这种杀人罪了吗？也许，他是“为了威信”构思出来，决定吹嘘一下，想显出是个“有经验的人”、“重要的人”。这样的事也是相当经常的。可是这一次不知是什么提醒着我，列哈不是在说谎，他确实干了一些类似的事。正象人们说的，“我心理预感到了。”

“你到底从哪儿到我们这里来的？”伊利亚·扎哈罗维奇问道。

“什么地方温暖，什么地方就有植物。”列哈晒笑道。

在喝了一轮酒后，列哈的目光微微模糊起来，伊利亚·扎哈罗维奇又问起他来。

“小伙子，你算了帐还是弄到了大钱？”他问道，用力嚼着香肠。

“本来应当……”列哈勉强地闷声说。

我恶狠狠地说：“你隐瞒着什么？”

“你别耍花招，明白吗？”我威胁地又说了一句。“问你，你就回答，你不懂规矩吗？他是主人。”

而好心的伊利亚·扎哈罗维奇这时笑得那么富有深意，使列哈变得显然坐立不安。

“报了仇。”他嘟哝说。

“用什么结果的？”我漫不经心地问道。

“用什么结果还不一样？”列哈忧郁而不满意地回答道。

我耸了耸肩。

“我想，也许，你需要子弹，你恐怕有不少钱吧？”

列哈怀疑地眯缝起眼睛。后来，仿佛下了决心似地说：

“我身上什么也没有。瞧，300卢布，就是这些。”

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钱，把红色的10卢布纸币撒到桌上。

列哈身穿一件旧肥绒线衫，除了裤子以外，他身上再也没有口袋了。这时他已把口袋都翻过来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伸手去掏后面的口袋。于是我简短地命令道：“那里是什么？拿出来！”

这种对外人的检查是不可避免的。也完全合乎规矩。列哈是懂得这个的。在我提醒之下，他急忙掏后面口袋，从那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破旧身分证并漫不经心地把它摔到桌上。

“就在那儿，”他冷笑道。“你们看吧。”

遗憾的是，不能看，身分证在这里是不受重视的。相反，对身分证稍微一感兴趣就可能招致怀疑。于是，我甚至连看也不看它，略显失望地说：“可我认为，你需要子弹。”

“那很有用。”列哈突然说道。

“你要多少子弹？”我问道。

“你怎么样，有很多吗？”列哈得意地微笑道。同时他那种眼泡下面的一双小黑眼睛怀疑地盯着我，而且眼睛中仿佛一点醉意也没有了。可是这个坏蛋，比我和伊利亚·扎哈罗维奇喝得还多了两倍。

“你的事说了多少？”我答道。“我有没有很多，那是我的事。懂吗？”

我看得出来，列哈懂了。

“哦，比方说，你可以拿50个吗？”他犹豫不决地问道。

“我们看看吧。”我回答说。“你的枪是什么样的？”

“枪……”他搔了搔后脑勺，信心不足地说：“好像是瓦尔特，怎么样……”

“好像是！”我讥讽地摹仿着说。

“你的事是弄到所定购的东西，”列哈怒声说道，现在已经摹仿起我来了。“懂吗？”

“你不要多疑”列哈。“伊利亚·扎哈罗维奇息事宁人地插嘴说道。“维捷克答应的事，那就是铁板上钉钉子。明天一切会准时办好，对不对，维捷克？”

“那是自然的。”我点了点头。“达成协议了？”

“行。”列哈心甘情愿地同意了。

真想知道，他的枪在哪里？为什么他没有立刻说出型号？他可不是那种连他口袋里放的东西都分辨不清的愚昧无知的人。他弄到的时间不久？反正，型号——这是首要问题。尤其是，如果是用它射击的，可也许，这不是他的手枪呢？甚至也不是他开的枪呢？而到莫斯科他也不是一个人呢？这就应当弄清楚，注意弄清楚并且不要着急。也不要放走这个列哈，不要放出手枪。

天已经黑了，我告别之前对列哈说：“不要多疑，一切都会恰到好处，准备好枪。我们一定提供你所要的。”

“我在我们的城里也将提供你所要的。”列哈说道。

“这是怎么啦？马上就要离开？”

列哈皱起了眉头。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喂，你要小心，随你的便吧。”我冷笑道。“那么说，你相信了，那城市叫什么？不说？咳，怪人。”

“我不能把脑袋信托给你，也不信托给他。”列哈表示异议，同时向伊利亚·扎哈罗维奇那面把头一点，又四下打量了一番，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的话，他就会头一个从12层楼的窗户摔下去。”

在早晨的工作中，我头一件事就是查看全城事故昼夜通报。然而，什么可以与列哈“衡量”的事也没有发生。

我在库兹米奇办公室里，还有瓦利亚·杰尼索夫，我们一起查阅着全城事故昼夜通报。瓦利亚小心翼翼地提到：“也许，他们打死的也是外地人并且把尸体藏起来了？”

“嗯……这也完全可能……外地人……”库兹米奇不满意地抱怨说。“我亲爱的，应当围绕着列哈这个鬼东西下工夫。看样子，对我们来说，前景不太乐观。”

“可是暂时一件事也没有，一件也没有！”我气恼地喊道。“哪怕把他人枪俱获也好。”

“应当查明他的东西一向放在什么地方，”瓦利亚说。
“到底是外地人。”

“对，”库兹米奇表示同意。“需要一种巧计把他引到他住的那个地方。而第二个计谋可能要求把他引去拿手枪，可是这时无论如何不能给他子弹。”

“可是给他看看呢？只是在自己手里给他看看可以吗？”我笑问道。“这什么也不会发生吧？”

“可这会使你得到什么呢？”

“目前还不知道。”我老实地承认。

“他不很懂得手枪，”瓦利亚提醒说。“当然，也不很懂得型号。”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瓦利亚本人并没有意料到，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想法。我急忙阐述了自己的计划。库兹米奇得意地微笑着。

“那好吧，你试一试。”他说道。“总的来说想得不错。只是有一个不足之处。你想想，从什么地方弄到这一切。你们两个人还要用脑筋想一想头一个计谋。应当立即查明住址。”

“也许，手枪也在那里？”瓦利亚象平时一样信心不足、半带疑问地建议说。

“也许在那里，可也许，不在那里。”库兹米奇摇了摇头。“我认为，甚至多半不在那里。第三，应当查明可能发生的杀人案的一切情况。”

“假如这真是杀人案。”瓦利亚插了一句。

“我相信，他们还是干出了什么事。”我固执地反驳说。

“正是这样，他们。”库兹米奇意味深长地提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他一个人未必窜到莫斯科来。第四，应当查明：他是不是一个人，其余的人在什么地方。要记住，要一网打尽，一个不漏。”

这样，就需要查明四个情况，正是库兹米奇所说的：手枪在哪里；过去那些日子他在莫斯科藏在什么地方；归根到底，他干了什么，在什么地方；最后一点——他是不是一个人来到了莫斯科，如果不是一个人，那么他的同伙在什么地方。

我和瓦利亚来到了我的房中。伊戈尔的桌子空着。伊戈尔已经出差一个星期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我认为，应当吓唬他一下，”瓦利亚提出建议。“要

让他惊慌失措，你明白吗？要让他寻求建议、帮助，而要得到建议和帮助，他就不得不讲出自己的一些情况，无法躲闪。那时……”

瓦利亚还没说完，电话响了。我急忙抓起话筒。

“我是洛谢夫。”我说道。

“你好，维捷克，”一个熟悉的笑声：“列哈问你好。”

“你好，伊利亚大叔，”我微笑地回答。“他在干什么？”

“睡得象死人一样。现在他正在等着我买面包。我们要吃早点。他当着我给一个女人打了电话，显然，是往工作地方打的。她叫穆扎·弗拉基米罗夫娜。”

“他对她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说。她还没到。恐怕，没有我帮忙他就打不通。你什么时候来？”

“过一个半小时。”

“你想出点什么来了？”

“当然了。列哈什么正事也没讲吗？”

“没有。我看出来，他担惊受怕，十分小心谨慎。”

“好啦。您没注意到他拨的电话的号码吗？”

“那还用说？记下来吧。”

伊利亚·扎哈罗维奇向我口述了电话号码。真是好样的。他的眼神好得连年轻人都羡慕。

我们道了别。我把电话号码交给了瓦利亚。

“弄准确，这是什么机关，穆扎·弗拉基米罗夫娜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哦，还有其它一切需要查清的。”

1小时后我已经乘车向伊利亚·扎哈罗维奇家驶去

了，一路上非常兴奋地想象着到那里如何行动。

我火急地闯进了小小的住宅，不知是惊吓，还是发怒，这已经该让列哈自己去决定了。我刚打过招呼，就向他开火：

“你到底干了些什么？要知道人们找到了尸体。”

列哈由于我的攻击慌神了，不声不响地看了我一眼，后来信心不足地说：“没有……”

“你看，怎么没有。特征可相符！”

“什么特征？”列哈不明白。

“你的，蠢人，你的！”

“是吗？”

列哈吓了一跳，甚至连脸色都变了。肿眼皮下的那双小黑眼睛继续恶狠狠而怀疑地盯着我。

“你放心吧，”我说，“到莫斯科你就不用怕……”我又认真地问道：“你把他埋在什么地方，大概在哪个地区？”

“可我知道你们的地区吗？”列哈耸了耸他那宽宽的肩膀说，“我怎么知道什么地区？”

“哦，你哪怕说说特征哪。莫斯科我全都跑遍了。”

“那你干什么呢？”

“你看，真是块木头！”我请伊利亚·扎哈罗维奇作证，然后又向列哈说：“你弄清你到什么地方了吗？要是人家因杀人案搜捕你，那你别想整着从这里出去，你明白吗？”

“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行，”伊利亚·扎哈罗维奇证实说，“只能有人帮忙。”

“可是，比方说，他能做什么呢？”列哈十分暴躁地问道，急忙点起了烟，注视着我。